

抗金名将忠骨埋常山

——里择徐氏始迁祖徐幸隆

祝慧君

来到位于常山县城中心的马车弄,仿佛踏进了一条历史的长河。逼仄狭窄的小巷,爬着青苔的老房子,清冷寂寥的水塘……时间的脚步走到这里似乎停止了,承载着徐氏家族辉煌历史的里择祠与太守公墓以肃穆的姿态站立在闹市一隅,无声地诉说着这个家族曾有的鼎盛。

“姓詹詹一角,姓徐徐半边”是常山县城老少皆知的俚语,意指詹、徐两家是常山人丁兴旺的大家族,而其中的“姓徐徐半边”,说的就是以徐幸隆为始迁祖的里择徐氏。据《里择徐氏宗谱》之《新建始祖襄愍公祠记》载:“宋河南节度使银青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襄愍公,讳幸隆,字德盛,迁常始祖也……世居雒阳……时值方寇扰衢,睦公奉命往抚,适婴疾乞休,隧家于衢,此常山里择徐氏之所由来也。”

徐幸隆生于1072年,卒于1127年,字德盛,原籍河南洛阳,开封柳家庄人,御史中丞清穆公之玄孙。徐幸隆生有异征。相传,其母在临盆前夜曾梦到一颗状如斗大的流星坠入怀中,其后便山河闪耀,大地震颤。梦醒之后,徐幸隆便呱呱坠地了。成人后的徐幸隆相貌魁梧,知情的人纷纷赞叹说这个孩子颇有武将之风,将来必定有一番作为。

据清光绪版《常山县志》记载,徐幸隆为宋元祐三年(1088)戊辰常宁榜进士。另据《上嘉源徐氏宗谱》记载:“(宋)元祐末应制科,以御史常安民荐,补右正言。”徐幸隆博学多才,生性率直,成为一名谏官后,在朝堂上总是有什么说什么,时间一长,难免树敌。绍圣元年(1094),宋哲宗恢复王安石新法,徐幸隆因不谙圣意,言论违背时政而受排挤。时逢西夏屡屡侵犯,北宋边境各府战事频仍,于是他就被外派出知陕西葭州。

在陕西葭州,徐幸隆带领属下

奋力弹压西夏,捷报频传。因防御有功,改授淮东节度副使。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徐幸隆提出开封地势险要,须派智勇双全者前往镇守。朝廷见其勇略超群,就封他为河南军节度使,镇守开封。宣和二年(1120),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漆园主方腊打着“得天符牒”的旗号率众起义,江西、浙江一带陷入动乱。染疾在身的徐幸隆受命前往镇压。大军进入常山后,因征途劳累病情急剧加重。为了不耽误军情,他向朝廷上书说明情况,请求解职,就地养病。

在常山县城北五里处,有一座名为“北禅寺”的唐代古刹。徐幸隆见那里空气清新,环境幽美,便决定暂居寺中休养。宋宣和五年(1123),决定在常山定居的徐幸隆出资把北禅寺修葺了一番。派人接来家眷,在寺中寄居下来。

靖康元年(1126),金人南侵,抗金名将宗泽临危受命,出任磁州知州。徐幸隆受他召唤,复出驻守相州。在相州,徐幸隆招兵买马,囤积粮草,加固城墙,严阵以待,一刻不敢松懈。金人皆传徐幸隆骁勇善战,不敢与他正面冲突。靖康二年(1127),金朝南下攻取北宋首都东京,掳走徽、钦二帝。徐幸隆得知消息后,立即前往拜见宗泽,直言“大事危矣,当以死战”,力求请战护主。

徐幸隆的想法与宗泽不谋而合,二人用心制定了营救方案,准备前后夹击,救出两位皇帝。可惜,因勤王之军迟迟不到,最后还是功败垂成。建炎元年(1127),金人分道入侵,咄咄逼人之势令淮河沿岸守将望风逃窜。徐幸隆率部奋战,身先士卒以鼓舞士气。最终寡不敌众,英勇阵亡,卒年56岁。

南宋政权成立后,为安抚民心,稳固政权,宋高宗下诏寻访“死节之臣”。宗泽特地上疏为徐幸隆请封:

“金人之来,孙昭远留守西京,缩首南窜,徐幸隆备御一方,尽忠死敌,宜加褒录,以劝臣民。”高宗诏赠银青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谥“襄愍”。徐幸隆生有三子,长子徐大兴为大观四年(1110)庚寅张纲榜进士,任安化转运判官。次子徐得兴居原籍开封柳家庄。三子徐忠兴登政和六年(1116)程瑀榜进士,任执戟郎,后居绍兴。徐幸隆辞世后,徐大兴遵从父亲的心愿,与其弟徐忠兴跋涉百日,扶父柩归常,葬于北禅寺后山。其后,徐大兴以父荫擢升为衢州太守,赠中奉大夫,任上兢兢业业、廉洁自律,“抚疮夷,修战具,却赂遗,充积贮。”建炎三年(1129),苗傅和刘正彦发动兵变,殃及衢州。他与通判史愿率众遏敌,力保一郡太平,深得百姓爱戴。

父亲阵亡于抗金战场一事让徐大兴无法释怀,每每言及于此,都言辞激烈,泪流不止,誓与金人不共戴天。母亲病重后,徐大兴无心仕途,致政择常山县城南壁定居。隆兴二年(1164)二月初二,徐大兴在家中去世,葬于南壁花果园(今马车弄),并建太守公墓。墓屋坐西朝东,两侧门框刻“世德千秋看马鬣,天恩万里锡龙章”。

徐幸隆葬于北禅寺后,徐氏家族向寺庙捐献田地数十亩作为供养之资,委托寺僧世代守护徐幸隆神主牌位,每年七月十三阖族致祭。此后,北禅寺改名为护国寺。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因连年饥疫,护国寺僧散寺废。数年后,徐氏后人在徐大兴墓后建祠,将徐幸隆、徐大兴塑像奉入,称“里择祠”。

徐氏家族自徐幸隆始迁居常山,子孙分里择、蒋家园、渔溪三派,后裔秉承先祖忠孝仁义的家风,名人辈出,越三代成常山望族。

招贤渡

杨叶根

招贤渡,是一本书,一本满盛宋诗之书。千里唐诗钱塘江,唯独宋诗盛常山。千年古镇千首诗,唱尽千年变迁事。一千多首古诗一千多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会让人浮想联翩,陷入沉思。宋代大诗人杨万里曾在此候船时有过无奈的感慨:“归舟曾被此滩留,说著招贤梦亦愁。五月飞雪人不信,一来滩下看涛头。”“归船旧掠招贤渡,恶滩横将船阁住。风吹日炙衣满沙,牵儿啼投店家。一生憎杀招贤柳,一生爱杀招贤酒。柳曾为我碍归舟,酒曾为我消诗愁。”“归舟曾被此滩留,说着招贤梦亦愁。五月雪飞人不信,一来滩下看涛头。一江故作两江分,立杀呼船隔岸人。柳上青虫宁许劣,垂丝到地却回身。”同时代的大诗人陆游也曾写道:“老马骨嶮然,虺隤不受鞭。行人争晚渡,归鸟破苍烟。湖海凄凉地,风霜摇落天。吾生半行路,搔首送流年。”从此可以看到多少文人墨客抒心于此,留迹于此,也可窥略古渡历史文化之深厚及古渡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孜孜追求。

招贤渡,是一杯酒,一杯古老的美酒。南宋诗翁陆游之《招贤渡》云:“行人争晚渡,归鸟破苍烟。”同是诗人,清代袁士灏笔下的招贤渡却极具田园风光,如:“枫叶茅庐晚饭香,狄花举火有新霜,炊烟一带江村暮,天数归鸭趁夕阳。”又诗:“渡头杨柳碧如梳,叱犊人归尚荷锄。隔岸阿谁呼正急,满江渔火上灯初。”从古渡街面门前的红五星、毛主席万岁标语等,可以看到古渡人们曾经的悠悠岁月。现如今,从“家和万事兴齐力共断金”的家规家训和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美丽乡村无毒家园,无不展现着古渡人的美好生活。

招贤渡,是一幅画,一幅四季分明画。春天,绵绵细雨像条条丝线,从苍穹上挂下来,悠悠然把渡口的江水与天空连接在一起,并在江面上泛起阵阵白烟,弄得黄花鱼儿迎着雨丝不停地欢快跳跃。夏天,河岸边的柳树上,街路两边的千年黄连古树上,传来阵阵“斯归呀”的吟

唱,与不远处高速公路上的隆隆汽车声和电气化铁路上的列车嘶鸣声,完美地演奏着工作快节奏与生活慢节奏的双重曲。秋天的夜晚,月光从茂密的树叶中漏下来,从青黛色的瓦片上流下来,在铺着红石、青石的路面上,肆意地涂鸭着,如同沙画一样五彩斑斓,与斑斑驳驳的土墙辉映着,让人不禁思绪飞扬。冬天,雪花儿从灰蒙蒙的天空上轻轻地飘下。飘在树上,给原本光秃秃的树枝裹上了一层厚厚的晶莹外衣,江岸俨然成了梨花一树树;飘在瓦背上,给原本青黛色的屋顶盖上了一床鹅绒被,白天融化的此许雪水,夜晚又在屋檐悬挂起条条冰棱,在次日的阳光下散射出七彩光芒;飘在石子路上,像是给古渡街面铺上了一条洁白的地毯,路人不忍践踏,仿佛那是连接古今的神圣哈达。

轻舟拨清雾,斜阳浴古树;金柚迎朝霞,浣娘一簇簇。百里宋诗河,千年烟雨幕;游历招贤渡,年华不虚度。

常山好故事

我的继父是老兵(二)

马朝虎



叶云章

叶云章怎么也没有想到过,自己会走得那么远。

他参加的是国民党新编22师,是中国陆军第一支机械化部队,被称为“虎师”。

刚开始,叶云章一直给陈山根写信,告诉他部队驻扎在哪里,干了些什么事情。

但是,从1942年以后,叶云章仿佛是断了线的风筝,没有任何音讯,陈山根给他写了好多信都没有回复。

陈山根忧虑重重,说:“云章怎么还不回信?”

陈日花忧心如焚,一次次追问陈山根:“云章哥会不会已经死了?”

“不会,肯定不会。”陈山根安慰道。

他们不知道,那时候,叶云章作为10万远征军中的一分子,已经进入缅甸,与日本兵进行了殊死搏斗,虽然他写了很多信,但寄不出来。

刚开始,叶云章所在的新编22师表现出色,不仅成功协助第200师从同古突围,而且在斯瓦地区连续阻击日军,迟滞了日军的北进步伐,并给予其严重杀伤。但后因上级指挥失误,败退野人山。

野人山位于缅甸最北方,是密支那以北一片未被开发的原始森林,再北是喜马拉雅山。

过野人山,恐怕是人类战争史上亘古未有最惨痛、最惨烈、最惨绝人寰的战场,瘴气、蚊虫、毒蜂、吸血蝙蝠、蚂蟥、蚂蚁、毒蛇、野兽以及昆虫等,从空中、树上、地下呼啸着扑向远征军,到处都是死亡的陷阱,一路走来,一路都在死人,其中有50000多远征军魂断于此。

叶云章提醒自己不能死,一定要活着回去。

叶云章活下来了,1942年7月25日,抵达了印度利多。

叶云章在缅甸打日本兵又败退印度的时候,“浙赣战役”全面爆发,日寇的铁蹄踏入了衢州。

1942年6月9日,常山县沦陷,日军进乡人村扫荡掠夺,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毫不留情地实施惨无人性的屠杀。

更有不少的妇女被野兽般的日军强奸,加上附近土匪趁乱打劫,虏掠年轻女子当压寨夫人,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如惊弓之鸟。陈贵富为年轻而又貌美的女儿感到担忧,打算物色一个男人,将她早早嫁出去。

这个男人出现了。

他叫徐涛,是城里人,家住县城的北门,长得相貌堂堂,又谈吐不凡,一下子就引起了陈贵富的好感,决定将陈日花许配给他。

兵荒马乱,朝不保夕,陈贵富嫁女心切,急得连徐涛到底有没有结婚都疏于打听清楚。

女儿的终生大事,就这样草率地决定了。

知道这件事情,陈日花哭了整整一个晚上。父母之命大于天,无奈之下,陈日花接受了这门亲事,任命运摆布。

日本兵是1942年8月23日从常山撤走的。

不久,18岁的陈日花嫁给了已经33岁的徐涛。

几天后,陈日花哭哭啼啼地回到了娘家,大声地责问父母:“你们为什么把我嫁给徐涛当小老婆?”

陈贵富和余达娜呆住了。

原来,徐涛已经有妻子,生有一儿一女。

中午,徐涛来了,一迭声地给岳父岳母陪不是,说自己以后一定会对陈日花好的。

生米煮成熟饭,事情已不可挽回,何况在那个年代,男人多妻多妾也是十分普遍的事情,哑巴吃黄连,陈家人只好接受这个现实了。

吃过午饭,陈日花随徐涛回城去了。

在那条回城的路上,秋日的阳光和暖地铺撒着,陈日花低着头往前走,连头都没有回一次,背影里满是难以言说的伤心、委屈和无奈。

而这一切,远在异国他乡的叶云章一无所知。

未完待续……